

本

京

中華醫學會

年會昨晨行

清晰

卷首曲

下午分五組會議報
今晨全體大會下

報到會員逾百卅人

組會

主编 林庆龙
编著 丁 岩

史册

你而的足迹依然

自卅人

中華醫學會一屆年會員三百餘人，昨日上午七時半開會，到會者及來賓四百餘人，主席沈祖堯致開會詞，已二十一年之歷史，由會員三十六人增加至一千一百三十人，論述二、關於科學醫學、三、關於醫師教育二、關於醫院代表、裕民護病院、略謂醫學公聞、澈底研究採取、各科名目上的區別、確有顯於全國全世界全人類利益云、所謂我國於歐西文化接觸已有數百年之久、而科學簡單、仍不敷備、一為醫學人才數量問題、二為醫事之道德問題、三為醫學對藥材無力購買、四為一般教育程度太低、前半段為醫學上之改善、次衛生署署長劉達經調回、略謂客氣、本屆大會論文、質量均佳、過半數為「公衛學」、其餘為醫學、且作者俱係國內外有出於鄉村及計劃者、惟此次論文、篇幅較為短小、而所作亦與日俱進、各位參觀者、請多加指導云、

由葛士長、食客氣、本屆大會論文、質量均佳、過半數為「公衛學」、其餘為醫學、且作者俱係國內外有出於鄉村及計劃者、惟此次論文、篇幅較為短小、而所作亦與日俱進、各位參觀者、請多加指導云、

南京医学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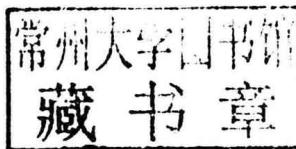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尘封史册

你的足迹依然清晰

主编 林庆龙

编著 丁 岩



南京医学会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封史册:你的足迹依然清晰 / 林庆龙主编. —
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15.10
ISBN 978-7-5641-6049-4

I. ①尘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华医学会-史料
IV. ①R-2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869 号

尘封史册 你的足迹依然清晰

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
出版人 江建中
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(邮编:210096)
印 刷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390千字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 1~3 000册
书 号 ISBN 978-7-5641-6049-4
定 价 98.00元

东大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向营销部调换。电话:025-83791830。

尘封史册，你的足迹依然清晰

——纪念中华医学会创立100周年

一百多年前，一些从西方学习医学归来的人在自己的心田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随着一股民族自尊自强的季风吹来，这颗种子被催发，破土而出。这是一颗硕壮的种子，她迅速成长壮大，在严寒酷暑中历久弥坚，最终根深叶茂长成参天大树。她的每一片叶子连成绿荫，遮护着国人的健康；她的每一根枝干形成支撑，成为危难中的栋梁；她的每一粒种子又都播撒开去，带着福祉深入人心……1915—2015年，一百个春秋弹指一挥间。中华医学会这棵参天大树带着当年播种人赋予她的生命标记，生生不息，迎来自己的百岁诞辰。

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块沃土，也是一片热土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、与众不同的政治积淀，赋予她敏锐、高贵的气质和博大的胸襟，这里是最容易收获的地方——南京。在民国时期，作为首都的南京，重大的决策从这里发出，重要的活动在这里举行，精英豪杰们在这里挥斥方遒。中华医学会作为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医学学术团体，当然与这块热土有着源远流长、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一页页故纸为之载入史册，一片片山水城林将其铭记在心。

谨以此文献给中华医学会百年诞辰。

——南京医学会

序

“中国之医学非赖西人，非赖教士，实赖中国人之自动力。”这句话出现在1915年2月5日《文汇报》上。这一天，由颜福庆、伍连德等医学博士联名发起，邀集我国医学界爱国进步人士，共21人在上海召开会议，宣布成立中华医学会，宗旨是“巩固医家友谊，尊重医德医权，普及医学卫生，联络华洋医界”。颜福庆任首任会长。2015年2月中华医学会将迎来百年诞辰。近百年来，中华医学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单纯临床医学拓展到公共卫生、卫生行政、医学教育、卫生实验等，会员也从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近50万人。随着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化，我国医疗、教学、研究以及管理等方面与国外的差距逐渐缩小，有些学科领域甚至已经加速向领跑者靠近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在国际性和区域性医学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。

值此百年诞辰之际，中华医学会开展“百年魂 中国梦”系列纪念活动，力求通过凝练推动学会不断前行的核心价值观，回顾学会百年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发挥的作用，进一步展示学会的历史传承，进一步展现学会精神风貌，进一步增强学会的凝聚力、向心力。

南京医学会组织编撰了《尘封史册 你的足迹依然清晰》，通过翔实的史料，灵动的笔墨，生动地再现了中华医学会从萌芽到成立以及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历史。本书生动活泼，图文并茂，通俗易懂，饶有趣味。上篇回顾了中华医学会的筹备成立和发展壮大的历程，刻画了颜福庆、伍连德、牛惠霖、牛惠生、朱章赓、李廷安、林可胜等一大批医学先驱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，奔走呼号，防病治病，造福民众，在医学领域追赶世界潮流的艰辛奋斗，回答了“中国医事，谁主沉浮？”的问题。下篇以南京记忆为题，回顾了中华医学会在南京举办的三次年会的盛况。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医学文化背景深厚，涌现出许多德技

双馨的医学大家。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会员们，都曾经踏足过这座城市，中华医学会1924年第五届、1934年第十届和1947年第十五届年会均在南京举办，在中华医学会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，创新社会治理，这对中华医学会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为此，我们要学习和宣传学会优良传统，大力弘扬学会核心价值观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为推动我国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和卫生事业发展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，实现“中国梦”而奋斗。

中华医学会会长 陈竺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目 录

上篇：中国医事，谁主沉浮？

- 第一个怀揣《圣经》的洋医生来了 3
- 第一所西医学校开学了 6
- 第一个官办“医学班”出现之后 8
- 第一个中国医学留学生走出国门 10
- 第一面使命的旗帜举起：中华医学会诞生 13
- 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 22

下篇：1924, 1934, 1947——南京记忆

- 1924年，南京支会盛意诚邀，中华医学会首次亮相首都 41
- 1934年，南京八日盛况空前，中华医学会成为首都贵客 49
 - 一、非凡凡响的大会前奏 49
 - 二、意义深远的大会日程 57
 - 三、永留史册的大会特刊 97
 - 四、群星璀璨的分组会议 134
 - (一) 1934年的内科论文组——拓荒，忘我，自尊 134
 - (二) 1934年的外科论文组——割、剪、针、缝，有医无类 146
 - (三) 1934年的生理科组——大师领路，精英云集 151
 - (四) 1934年的病理科组——阻击传染病是当务之急 170
 - (五) 1934年的妇产科组——为救赎女性而艰难前行 183
 - (六) 1934年的眼耳鼻喉科组——必须跟上世界的脚步 193
 - (七) 1934年的公共卫生组——以最大视角关注民族健康 207
 - (八) 1934年的放射科组——星星之火 216

目录

1947年,抗战之后相聚南京,中华医学会直面民族兴衰 219

 一、七次筹备会,落实六件事 219

 二、大会开幕的这一天 229

 三、本次年会主旨:“请挽救民族健康的危机!” 233

结语

附表

1934年第10届年会内科组组员情况概览 247

1934年第10届年会外科组组员情况概览 256

1934年第10届年会生理组组员情况概览 262

1934年第10届年会病理组组员情况概览 275

1934年第10届年会妇产科组组员情况概览 288

1934年第10届年会眼耳鼻喉科组组员情况概览 293

1934年第10届年会公共卫生组组员情况概览 301

1934年第10届年会放射组组员情况概览 311

1934年15位政府高官为中华医学会第10届年会题写祝词 312

参考文献

鸣谢

后记

上篇

中国医事，谁主沉浮？

“中国之医学非赖西人，非赖教士，实赖中国人之自动力。”这句话出现在1915年2月5号《文汇报》上。一百年前，中国人要说出这句话，没有底气是不行的，而要实现这句话，只有一个人有底气也是不行的。底气是什么？抱负志向，远见卓识，当然还要有精湛的医技在身。这句话背后是一条重磅新闻——中华医学会诞生了，而这条新闻的缘起却要从两百年前说起。

第一个怀揣《圣经》的洋医生来了

1807年,一个25岁的英国小伙子,在伦敦登上一艘货船,他将漂洋过海独自到遥远的中国去。他是英国派往中国第一个传教士,他的使命是在中国开辟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区,他的名字叫马礼逊。仅就传教而言,马礼逊当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人,然而,他却是第一个真正的医学传教士,即以传教为目的进行医疗活动的医生。

马礼逊自幼勤奋好学,独立生活能力很强,在英国先后就读过两所学校,除攻读神学课程外,还学习过天文、医学和初等汉语。怀揣着《圣经》,他漂泊了7个月终于抵达澳门,但摆在他面前的却是清政府的“禁教令”: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,华人不得信教,不许教洋人习中文,违者处以极刑。此外,还有来自诸如罗马天主教的阻力。于是马礼逊另辟蹊径——免费看病。打开突破口后他迅速深入下去。先是办刊物,他主编了一本《印支搜闻》,内容包括了东方国家的生活习惯、气候、饮食和医药卫生等内容。然后是办学校,他创办了“英华书院”,这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,也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。他把华人的孩子们招进来(男女都招),用中英文教他们数学、历史、地理等,当然还有神学。接着是开诊所,他开办了第一家中式诊所,聘请中、西医师坐堂出诊。这些办法很见效,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,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,他越来越投入,不仅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——《华英字典》,还第一个把《圣经》译成了中文……遗憾的是这个堪称里程碑式的人物,在他52岁的那年一病不起,怅然离世。



马礼逊



郭雷枢



伯驾



嘉约翰

第二个来自英国的医学传教士叫郭雷枢。他继往开来,很快就在澳门开设了中国最早的眼科医院。这位外科助理医生与前辈马礼逊相比更加求成心切。他在《中华丛报》发表了《关于任用医生作为来华传教士商榷书》一文,以毫不犹豫的口吻向欧美传教士发出号召:“请医务界的善士前来看做好事,以博取中国人民的信任,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。”这犹如一声号角,召唤了更多医学传教士纷至沓来。据统计,1907年全球有781名医学传教士,在华医学传教士共398人,占全球医学传教士半数以上,使中国成为近代医学传教的中心(据《从博医会到中华医学会:西医本土化探微》作者:刘远明)。

第一个来自美国的医学传教士叫伯驾。到达中国的第二年他就开设了一家眼科医局,不仅其规模超过了郭雷枢的眼科医院,而且以精湛的医术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前来就诊。伯驾的继任者嘉约翰更是一朵“奇葩”,到后来他似乎忘记了传教这个主要任务,而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医务、教育、翻译等方面,其医疗活动远远超过了传教活动。他重新修建了伯驾开设的医院,并最终把它更名为“博济医院”。到了1934年,这所医院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矗立了99个寒暑,接受医疗者达200余万人,其中外科手术治疗者就有20余万人,成为著名的教会医院。嘉约翰也把自己一生中2/3的时间留在了中国(据《中华医学史与近代西医群体研究(1915—1945)——以〈中华医学杂志〉为中心的

考察》一文,作者:艾明江)。

几十年的功夫,来华医学传教士设立的30几家诊所和医院,顺着

沿海大城市一路向内地延伸。著名的上海仁济医院前身就是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开设的“中国医院”,它是上海最早的近代西式医院。

一个双赢的局面出现了,诚如郭雷枢在一份报告中写道:“医院在我们手中成长起来了,并在一个习惯于把外国人当成野蛮人、不修德行以及几乎没有人性情味的民族中建立了信任。”治好了病,救活了人,在那个贫病交加的年代,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消除隔阂的吗?不管这些蓝眼睛、大鼻子的人要传什么“教”,只要他们手到病除就行——西医就在这古老、贫穷的土地上扎下了根。



博济医院



同治三年上海仁济医馆全景



第一所西医学校开学了

有了信任就有了认同,到诊所和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,人手就显得不够,于是传教士开始“就地取材”招收中国学徒。起初,他们只是急需打下手的,于是口传身教一些浅陋的医学知识给学徒。但是这个办法很快就不好使了,因为西医学发展得很快,师徒的传授方式带出的“徒弟”甚至连打下手都捉襟见肘。显然,仅办医院不行,还要办医学,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——西医本土化进程悄然从这里开始。

1866年,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——博济医学校,出现在中国大地上,首届招收了8名学生(后来这所学校发展为著名的中山医科大学)。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好,于是由教会举办的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:杭州的广济医学,香港的西医书院,1889年在南京成立的斯密纪念医院医学校。年复一年,教会办的医学校越来越多:济南医学校、苏州女子医学校、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立医科、广州夏葛女子医学校、齐鲁大学医学院、北京协和医学堂、北京协和女子医学校、汉口协和医学校……到了1910年,南京又成立了华东协和医学校。西医本土化进程由此进入快车道,到1915年,全国的医学教会学校增加到了23个,学生数百人。到了1929年,各教会医学校的毕业生达到了3816名。(据艾明江文)



在博济医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

20世纪,中国的教会医学教育初具规模,开办的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不多,其教育形式、内容很

多,其教育形式、内容和质量与欧美本土的教育水平相差无几,培养出了大量精英人才。他们对中国卫生事业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,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,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主编的《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》中,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名字依然入选在册。(据艾明江文)



第一个官办“医学班”出现之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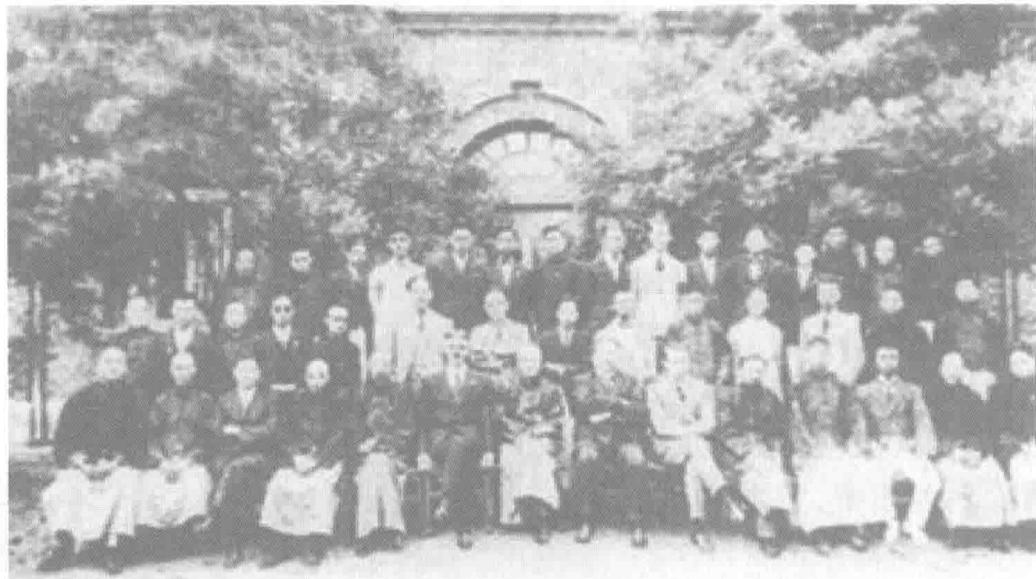
西学东渐，官方当然也十分敏感。

1871年之后，洋务派设立于北京的同文馆首次开设医学班，官办西式学堂从此拉开序幕。后来，这个班的学生每周到北京教会医院实习，而且聘请有声望的传教医师执教。

1881年，李鸿章筹议创建较大规模的西式医院，1893年医院落成，次年医院创立学堂，并正式招生开学，名为北洋医学堂，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近代西医学校。

1902年，袁世凯在天津开办了北洋军医学堂，学制4年，每班有40人，并附设防疫学堂，教员多为日本人，课本亦用日文，这是一所日本式的医学校。

1903年，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实业馆，讲授中、西医学，并诊治病人。1906年由陆军军医司接收，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。1908年又增



北洋医学堂

设药科,学制为3年。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陆军军医学校。

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开始,真正的国内自办医学校的大发展是在南京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前。1927年,上海建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(1932年改名为上海医学院)是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。此后,河南、兰州、济南——包括江苏医政学院(后定名为南京医学院)和国立药学专科学校(现南京药科大学前身)纷纷创立。一批批本国自产的近代医学人才从这些国立的、省立的医学校脱颖而出。有统计数字显示,这一时期,在本国医师中,毕业于国内医学校者数以千计,留学国外的毕业生数以百计。学习西医的人越来越多,西医从业者也越来越多。国内医学校已经成为西医群体的主要来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国的西医群体已经不再只是医学传教士的天下。(据艾明江文)